

(川)新登字 002 号

技术设计:凌志云

金冠天使

岑凯伦 著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民族出版社发行

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mm 1/32 印张 10.75 字数 220 千

1988 年 1 月第 1 版

199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50001—165000 册

ISBN7-5409-0150-0/I·34

定价:4.98 元

路遇孤女

车驶过去，街上的圣诞灯饰刚巧亮了，绿红紫黄、花，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世界。

位利停在一间店子的前面，那店子象卡通屋，屋上有为圣诞花环。

个大个子男孩由车里出来，高高大大，十分结实，身上一件芥菜黄电脑织花有雪车图案的小羽绒衣，令颈巾随意绕在脖子上，蓝色长长牛仔褲。

直走到那卡通店子前。

咣！叮咣咣！好清脆的门铃声。

推门进去，里面放满琳琳种种的小玩意儿和糖果，莎莉姑姑的糖果店。

缤纷，眼睛都花了，这地方就能吸引女孩子。

个略胖的中年女人，带着一脸微笑走过来：“要买点吗？送女朋友吧？圣诞到了！”

多了！”他笑，有一个圆圆的酒窝，在右边脸颊上，介绍一下好吗？”

喜欢吃糖吗？送她个。”她是个慈祥

的女人：“这篮子好漂亮，上面的蝴蝶结我做了半天多哩，壳是蜡造的，里面有美味的士多啤利糖，这大奇异果、水晶梨、水蜜桃……”

结果幻成一个好美好美的水果篮，看看也开心。

付了四百八十元，那女人放了个东西进他手里：个针包水果，送给你女朋友，她会喜欢的，圣诞快乐。

他把水果篮往驾驶座旁放下，那针包扔向后面，起了刚才忘记了锁车门。

车开了一段路，后面有咳的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影都那是什么声音？

又是咳咳，这法拉利出厂才一个月，坏了？

他把车驶进一条小巷，停住，下车看看。

车后面竟蜷缩了一个人，嘿！这贼子，他一掀掀了起来。

“不！先生，求你，放下我！”

竟然是个小女孩，梳条马尾，一件灰蓝衬衫，一双灰白运动鞋，那张脸一块灰一块黄，怪怪的。

“你胆敢到我车上偷东西，手里拿着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偷东西。”她委屈的扁扁嘴：“这柿才抛给我的。”

“拿来！”是黄蜡造的橙黄色柿子，金咖啡盖包，打开一看，一格格，放了些针线。好玩得很。

“快给我下车！”他挥了挥手。

“先生，”她屈膝叩首，“今天圣诞节，求你做下左吧？”

他扬眉一想：“好！我送你一程。”他把水果篮放在后让她坐在驾驶座旁，他顺手把针包放在车前隔板上。

“你家在哪儿？”

“我没有家。”她摇一下头。

他看她一眼：“总该有住的地方吧？”

“有！我住在女公厕，地点没一定。”

“公厕？”他愕然：“你是甚么人？你从哪儿来？”

“我……我由大陆来……偷偷来的，因此，我不能见任何人，特别是警察，我没有身份证。”她低诉。

“你快下车，这是刑事，我帮不了你的忙。”

“先生，我三天没有吃过一口饭，喝过一口水了！”她竟抓住他的手臂：“别迫我走，不要扔下我，我一下车就会没命的，你可怜我……”哭声盖住了她的话。

他不明白到底是心软，还是哭声太吵，男人都怕烦：“好，你先放手，我答应让你吃顿饱的！”

“谢谢，谢谢救命恩人！”

他边开车边在想，带她到哪儿吃东西？店子不方便。带回家吗？这非常时期，带个偷渡客回家岂非和父亲过不去？不行！还是回母亲的别墅，反正他怕吵，这些日子他都是住在别墅里。

把车开回别墅，车子停在台阶，几个佣人迎了出来，他对管家——生伯说：“把她带出来吧！”

“她？啊！”生伯把那来历不明的女孩子拖出来，上石阶进屋，那位男孩子正坐在大厅上喝啤酒。

“生伯，让她洗个澡，给她件外套，她快要冷死了。她

说三天没吃饭了，让她吃饱饭叫司机送她出市区，随便放下好了。”

“是的！少爷。”

“时候不早，我要更衣赴会。”他由螺旋梯一直跑上去，两条腿真劲。

生伯安排她洗澡、更衣，然后带她到下人间吃饭。

“吃呀！有鸡有鸭，为甚么不吃？”

“生伯，我吃不下。”她眼泪汪汪。

“你不是三天没吃东西？不饿吗？”生伯柔声问。

“饿！但吃过这餐我就完了。我无家可归，又没有亲人！”

“你的家人呢？”

“父母都在乡下去世了。”

她清了清喉咙继续说：“我泳术好，一年前游泳来的，这儿我只有一个姑婆。”

“大陆的生活，不是已经很好了，和香港只差一点点，你为何要冒着死偷渡？现在已经很少人做这种傻事了。”

“我母亲去世前叫我来投靠姑婆，我把家里一切东西卖掉，来不及申请，便游泳来了。这一年也过得安乐，就是没身份证不能做事上学。半个月前姑婆也去世了，表舅父把我赶出去，我东躲西躲，捱到今天。生伯，我躲不到了，捱不住了，求你可怜我，向主人求情，收留我，我在这儿做工，除了不能抬，轻工我都能做。”他擦把眼泪：“我只要有地方住、有饭吃，工钱我不要！”

生伯是个好心肠的人，她哭，他也想哭，这女孩子年纪

小小，身世那么可怜，这儿房间都空着，每天冷饭剩菜无数，多养一个人不难，何况她又肯做工。

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生伯问她。。

“我……”她似乎有点怕，黑眼珠溜了溜，半晌：“我姓田，叫田瑛……”

“你安心吃饭，我去求少爷帮忙。”

“刚才那位先生，行吗？”

“少爷脾气不好，心肠倒是第一好，你放心……”

高少爷正在更衣，男工人肥祥在忙着，少爷穿件白雪雪衬衫，深灰与白色小格子西装，深灰长裤，颈上一条银灰颈巾，配银灰袋口手绢，肥祥正在为他换上灰黑漆皮的跳舞鞋。

“生伯，我看见她的样子也很同情她，但她是偷渡客，又没有身份证。”

“让她做个女仆，打点一下家里的东西，只要她不出外，没有人会看她的身份证。她洗了澡，人也不黑不丑，少爷，请你看在老仆份上，让她留下来吧！”

少爷看看表，时候到了，也实在没有时间讨论，匆匆穿上肥祥送上的银灰绒大衣：“生伯，她的事，交给你，看紧她别让她出门半步，还有，告诉她，她犯事我马上赶她走。叫司机准备车！”

他让工人除下大衣，站着，一个漂亮的少女走过来，对他瞪眼、撇嘴：“我以为你不会来了！”

“你请客我怎能不来？”他把水果篮送上：“史妮，圣

诞快乐！”

“好漂亮，在莎莉姑娘糖果店买的，莎莉姑娘好眼光，你呀！就不会配得那么好看。”她一手拿着水果篮，身体靠在他胸前。

他举手跟人打招呼。

“别过去！”史妮把他的手拉下来：“你来了还没跟我喝杯酒。”

“敬你！”刚巧工人经过，他拿了两杯酒，把其中一杯交给史妮。

“我祝你永远英俊可爱！”

“圣诞快乐！”

“不行，太通俗了，今天人人到来尽是圣诞快乐，其他甚么都不会说，听都听烦了！”史妮靠一靠他：“我要你与别不同。”

“祝你永远美丽！”他已把鸡尾酒喝了。

“谢谢！”笑得春桃花一样，跟住又问：“我是不是真的很美丽？”

“校花当然是美丽的！”

她瞟着他，酒一口一口的喝。

“尚享又在那边叫我。”

“不准去！”她下命令，其实是撒娇：“你迟到，到来后还没有跟我说过十句话，我要罚你。”

“罚甚么？”

“干三大杯！”她的眼睛会放电。

“好吧！我喝。”大概英雄难过美人关。

其实，喝几杯鸡尾酒又不能醉人，喝下三大杯便想脱身，史妮挽住他的手臂：“我跟你讲几句话，到露台一会好不好？”

“尚享和几个同学在那边等我！”

“到底尚享重要还是我重要？挺多阻你五分钟。”

到露台，史妮替他拉了拉袋口巾：“今晚你做我的舞伴，唔！”

“我说过不做男主人，我怕应酬。”他皱一皱眉：“我喜欢应酬为甚么不回家？家里天天请客！”

“我已经知道你不愿意做男主人，我又没有迫你，只不过请你做我的舞伴。到底，我也曾是你的女朋友！”

“并不是特别的好朋友，是普通的女朋友。”他连忙补充。

“你就不怕伤人家的心！”她垂下头。

讨厌就别来了，来了何必扫人兴：“对不起，刚才我的话重了些。史妮，我不喜欢跳的士高。”

“我们跳正宗交际舞，好吗？”刁蛮小姐大概忍得好惨了。

“那好吧！”他拍了拍她的手背：“我答应你！”

“说定的了。”史妮指了指他的胸口：“我可不准你跟别的女孩子跳舞。”

有人把史妮叫进去，他马上来到尚享他们那里。

“怎样？死缠烂打？”尚享取笑他。

“若望，你真是有福不会享。”马田用拳头撞了他一下，
“史妮是我们校花，人美，家庭背景好，学问不错，”

她穿一件红底金花的无领无袖晚礼服，多明艳！她对你一见钟情，你应该马上接受。”

“大学多少男生追求她，她理都不理，你真是幸运儿。”洛波大为可惜。

“也许若望不喜欢这一类型的女孩子。”尚享是若望的好朋友，甚么都朝向他。

“到底是不是看不顺眼？”侯活不怎样相信。

“喂！若望！”巴比马上说：“要是你放弃，我马上去追求史妮。”

“你喜欢请随便！”若望一面吃点心，一面笑笑说：“她又不是我的未婚妻。”

“你到底喜欢哪一类型的女孩子？”

“对了！对了！”艾华特忽然叫了起来：“有人看见若望和波基小丝拍拖看电影。若望喜欢波基小丝那一类，年纪小小，身材……哈……”

“是看戏！”若望打艾华特：“不是拍拖！”

“看！一说曹操，曹操就到来了。”艾华特指住一个穿黑色晚服的女孩子：“波基小丝来了！”

比丝看见若望点头微笑。

“失陪！”若望把身一侧，走开去。

“你们看，若望真的喜欢波基小丝……”

“若望！”比丝也连忙走向他：“圣诞快乐！”

“圣诞快乐！”若望看了看她，她手上只拿了个银色的腕表手链：“我的笔记你没有带还给我？”

“没有啊，学校放假嘛。”比丝永远不慌不忙地……

“放假还啃书？”

“没有那么用功，不过，我发觉笔记有一句错了，想尽快修改。”他们边走边谈，人群在旁边走来走去：“你抄好没有？”

“已抄好了，今晚没有带来给你，真对不起！”她道歉：

“我明天送回给你！”

“明天放假，我不会回学校！”

“我送到你府上。”

“不用了，上课再还我，别忘了其中一行是错误的，好象十九页，到时我再告诉你！”

“女主人呢？”比丝随便挽住若望的臂。

“谁在说我的坏话？”史妮突然在她的背后拍了她一下。

“吓得我！”比丝按住胸口，娇喘嘘嘘。

“今晚若望是我的舞伴，你可别向他打主意。”史妮很得意的说：“你想和他跳舞也可以，向我讨人情。”

“知道了！本来想送圣诞礼物给若望都不敢。”比丝瞟她一眼：“怕了你。我送你的礼物你喜欢吗？”

“都放在圣诞树下，说好十二点拆礼物啊。噢！”史妮到处望：“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若望？”

“恐怕我和你都拴不住他。”比丝一语相关。

“我愿意和你公平竞争。”史妮十分自信：“你敢不敢？”

“为何不敢？”两个人击一下手掌。

高家高夫人的别墅。

生伯陪田瑛走向她的房间：“你就光着身由姑婆家走出来？”

“唔！表舅父好凶啊！”

“明天叫四姐或张妈带你去买几套衣服。”

“刚才你不是说女仆要穿制服吗？”田瑛觉得路好长，三个晚上没睡，大概太倦了。

“睡衣呢？下班穿的便服呢？啊！这就是你的房间。”生伯推开一扇木门，里面大约六十呎左右，一张床，床头床尾都顶住墙壁，床头一个柜，墙上几口挂衣服面巾的钉子，就是这样简单。

“明天你开始工作，制服要等几天才能缝好，你暂时穿白恤衫牛仔裤，白袜黑皮鞋。头发梳辫子或马尾，盘起来也可，就是不能披着长发。”

“生伯，我到底要做些甚么工作？”

“也没有特别工作，人客来递茶递水，接听电话。你除了广东话还会什么方言？”

“福建话、国语、英文、法文、拉丁……”

“小孩子不要撒谎。快睡吧！高家的佣人早上六时便要起床。”

田瑛吐了吐舌头：“少爷呢？少爷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少爷参加圣诞通宵餐舞会，差不多天亮才回来，睡吧！自己先去给少爷等门。”

田瑛反锁了门。圣诞节，圣诞舞会，一定很热闹了。田瑛忍不住在房中转了个圈，地方小，只好倒在床

上。

房间是小了点，简陋点，但这些日子到处流浪，真的支持不住了，有张床便好。

田瑛刚入梦乡，史妮他们在吃晚餐，史妮一直在若望的身边，比丝没跟她争，她在另一面，几个男孩子围着她。

“伯父呢？”若望看到四处都是年轻人。

“把送到表姐那儿，他在，大家都拘束。奇怪，怎能说两代没有代沟？”

“尚享家就没有，他常和爸爸一起玩。”

“你爸爸呢？”史妮把一片虾肉送进他嘴里。

“隔了一个洲，我们连见面都要预约。”

“他只有你一个儿子，真是……”

“别提他，今天是圣诞前夕。”若望放下碟叉，竟完全没有胃口：“快十二点钟了！”

史妮抹抹嘴，若望说：“你还是到米高峰宣布罢！”

“对！你护送我去音乐台，好吗？”

若望一条臂就拥住了她。

史妮顺势把若望拉到台上。

“嘘！静点，若望要唱歌！”有人在下面高呼。

“不！”若望脸都红了，想往台下跳，史妮拉住他。

“别怕！这个节目是拆礼物，还没轮到唱歌跳舞。少爷、小姐，请排队逐个到圣诞树下领取自己各……”

大班男女孩子，也顾不了身上的华衣美服，

下，唏哩哗啦的拆礼物。

有人获得弹璜拳套、恐怖音乐盒、最新式玩具枪、手榴弹、钝头飞镖、敲敲锤、朱古力糖、糖心是颗波子、幸运饼、咬一口奶油就飞溅脸上……还有装潢华丽的臭弹。

大家叫作一团，你用锤敲我，我用玩具枪发射牛奶，纠缠不清，还有人在大声叫：扔手榴弹！

一、二、三……哗！七彩小纸花到处飞散，大家沾满头一脸……又大叫啦！

若望也和大家玩得疯了，他那份白格子西装，嘻！报销了！

“若望！”史妮乘乱在后面抱住他：“喜欢我的圣诞礼物吗？”

“还没拆呢。”

“快去看看嘛！我生气的！”

若望跳起来，去找礼物，刚才放在窗台上的。找到了，拆开它，唔！一个软皮夹。

打开软皮夹，里面一条粗大的白金黄金混合手镯，有个坠子，坠子外有颗绿宝石，坠子内竟是……

那锁条型金手镯坠子内，竟然放了史妮一张近照，半身的，也不大，可能穿了露肩的衣服，看起来竟象裸像。

若望把手镯握在手中，这礼物不能要，倒不是裸照问题，拿回家扔进抽屉，让它永不超生又不大好，对朋友不尊重，留在手上，它又似乎不配。

第二天，史妮也来找他，看见他，就发娇嗔：“比这还差！真丑婆，卡卡卡，声音、样子都恐怖。”

“今晚大家都玩得很疯，最好先有心理准备，没吓着吧？”

“我可没有比丝那么胆小，不过也跳了起来。”史妮用手按住若望的手：“找到我送给你的礼物吗？”

“找到了，谢谢！”

“喜欢吗？我特地去订造的。”

“喜欢，”他略顿了一下：“但是，我不能够接受。”

“为什么？金才四两重，你手部肌肉又壮又结实，不会负荷不起！”

“不是手臂的问题！”

“也并不名贵，那颗绿宝石是我一向喜欢的。”

“也不是金钱问题。”

“到底我做错什么？”她忍耐够了：“这不是那又不是！”

“假如我戴上了这镯子，人家就会以为你是我的女朋友了，很好的女朋友。我不要别人误会。”

“我们不好吗？”她声音尖了。

“或者我应该说，人家会以为你是我的未婚妻。”

“那又怎么？难道我没有机会做你的未婚妻吗？”

“或者，没有人知道明天，但今晚还不是。”若望拿起她的手，翻开她的手掌，把镯子放进她的掌中，再合上她的手指：“收回吧！另外送我一份礼物。巫婆？”

“巫婆？我知道你想要比丝的礼物。”她大发小脾气地把手镯扔在地上：“你不要，我也不要，谁要？”

“史妮，不要生气。”他柔声说。

“你从来没把我看在眼里。”她把手镯一脚踢开，急步走了开去。

那被摧残遗弃的镯子可怜地躺在地上，象个孤儿，若望走过去把它拾起，随手放在西装袋里。

拆礼物后的另一个节目本来舞会开始。但是，有人要提前玩抽奖节目，大家吵得厉害。

“好了！先抽奖，跟着是来宾表演歌唱节目。那位小绅士上台帮我？”史妮说。

高若望马上跳上台。

史妮盯了他一眼，余怒未息。

“我们先抽一位同学主持抽奖！”史妮伸手到一个水晶箱内将一张纸咭抽上来：“马美香同学！”

有人哗然大笑，马美香在笑声中没了影。

“我们鼓掌请马同学！”若望带头拍掌。

一会，一位男同学陪着一位香扇嘴型的女同学步向音乐台。

她样子不错，就是矮了点，羞得头垂在胸上，都是那些人不好嘛，取笑人家的名字。还要劳若望扶她才上得了台。

一份份奖品抽出来，没有臭弹，没有恶作剧的玩具。由于礼物全部由史妮爸爸赞助，因此由史妮颁奖。

若望得到一个非常名贵的法国水晶小花瓶，抽奖游戏完毕，若望对史妮说：“我最喜欢我的奖品，很美丽。”

“就怕高少爷不喜欢。”

“喜欢，太喜欢！如果你不再生气，我愿意把这心爱的

花瓶转送给你。”

她看了看他。

若望向她笑笑。

“那是你的奖品。”她疑惑：“代表你幸运！”

“只要你肯笑，我愿意转送给你。”

她笑一下，咬咬下唇。

若望把花瓶放在史妮手中：“收下它，别生气了。”

史妮接过花瓶：“我先把它放好，转头就来。”

“快一点，娱乐节目又要开始了”。

“很快。今晚忙死我了。”

若望看着她的背影，摇头好笑。

“若望！”比丝在他身边出现：“我还没有送礼物给你！”

“我也忘了！”若望抱歉。

“你的礼物我放在家里，我不敢带来，怕女主人不高兴，明天你来我家吃饭。”比丝看他面色：“我知道你怕应酬，保证只有我们两个人！”

“我以为你会象史妮那样开个舞会！”

“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吵过一晚静一天不好吗？”她看着他时眉梢含春，眼角含情。

“这主意不错！”若望是个血气方刚的小子，他只敢看她一眼。

“明天吃过早餐来我家好吗？今晚开通宵，明天相信你三点钟才能醒来，四点钟来我家吃下午茶，好不好？”

“八点吧！明天白天我有点事。”若望忽然记起：“你